

黄金草原

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

The Golden Stepp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Ancient
Eurasian Steppe Culture

张文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SEU 2607055



S812-05

1

黄金草原

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

The Golden Stepp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Ancient
Eurasian Steppe Culture

张文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保存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 / 张文玲 著.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25-5866-7

I. ①黄… II. ①张… III. ①草原—文化—研究—
欧洲—古代 ②草原—文化—研究—亚洲—古代 IV
①S8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009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
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黄金草原

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

张文玲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 (1) 网址：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l@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 插页2 字数300,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5325-5866-7

K·1376 定价：25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谨以本书献给
先慈张蔡丽莺女士



自序

笔者是一位博物馆工作者，平日接触的都是中国艺术品，之所以会踏入欧亚草原文化这一领域，与个人的学习过程有关。我的第一个专业是德语，之后学习印度艺术史，并涉猎了中亚丝路佛教艺术。为了研究中亚丝路佛教艺术，笔者进入德国波恩大学主修印度艺术史，在德国求学期间接触到印度、中亚、伊朗等过去在台湾不易学习到的陌生领域。回台湾后，为了丰富自己在中亚艺术的知识，我不断地阅读与学习，因而从中亚丝绸之路佛教艺术领域踏入到欧亚草原文化这个领域。

由于二十多年来任职台北故宫之便，我经常能赏析商周青铜器，因而发现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及造型与古代欧亚草原金器有许多相互影响之处，也就是在商周青铜器上，我发现与欧亚草原动物风格相类似的造型特色在中国青铜器上的运用与发展。我自1992年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欧亚草原金器的文章以来，每每利用公余之暇、年休假、台风假，甚至于养病之际，阅读了手边能够获得的欧亚草原文化书籍。我从阅读德、英文相关著作中，认识了世界各国学者对欧亚草原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二十多年来的阅读学习，也增进了我的语文阅读能力。就这样，我陆陆续续地将所阅读到的重点，翻译其要旨，并加以归纳分析。其间也曾赴中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亲睹出土的金器与相关的文物，并赴位于柏林的德国考古学院向前任考古学院院长（现任德国普鲁士文化资产主席）Prof. Dr. Dr. h. c. mult. Hermann Parzinger 以及德国考古学院欧亚部门主任 PD Dr. Svend hansen 请益。二位学者不但给我提供了许多最新的考古研究资料，还给予了真知卓见的指导。

在将这个新领域与自己过去既有的研究领域相连结，也就是，从近三十年来对古代中国、印度、中亚和欧亚草原等地区宗教、文化、艺术的学习中，我发现了草原文化与中亚、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艺术间的一些交流现象。其中令笔者特别欣喜之处在于：我从阅读梵文原典的印度史诗中，领略到了古代印度雅利安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的一些关联；而由早期大乘梵文佛典中，我发现现存的梵本八千颂《般若经》第二十品《善巧方便思维》（*upāyakauśalyamīmāṃsāparivarto vimśatitamah*）对菩萨的描述，不论在外观或性格特质上，都可视为典型的印度秣菟罗早期菩萨造像的最佳诠释；而同样出自公元1世纪前后的《般若经》与秣菟罗早期的菩萨造像，二者所一致显示的菩萨的勇猛（*vīrya*）特质，令笔者联想到草原文化所歌咏的英雄气概与勇敢等最高品德。上述的研究发现，我要由衷感谢法鼓佛教学院所给予的四年人生难得的快

乐学习时光。在这里,我除了品尝佛理法味外,也从梵文原典体察到大乘菩萨思想与草原文化的可能关系,因而有本书第八章的写作。

我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人类学者,而是一个学习外语、艺术史与佛学的博物馆工作者。严格说来,笔者没有资格谈论欧亚草原的考古,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首先,笔者以研究艺术史的知识背景,将国外有关欧亚草原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分析、整理、归纳,提供给国内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子一份方便易读的中文资料,作为进入这个领域的参考。其次,笔者就自己所涉猎的几个领域,从艺术史与佛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跨领域的比较研究心得。这些见解或许可谓以管窥天,不过,本书所提出的浅薄之见,甚望学界先进不吝赐教。

本书的图版使用,首先要由衷感谢德国考古学院(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慷慨准予免费使用该院出版物上的图片。其次,要感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院Vitaly Naumkin院长与俄罗斯 Ufa 科学中心 RAS 人种学研究所 Aislu Bilalovna Yunusova 主任的协助,他们赐赠了 Ufa 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The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Institute Ethnological Studies Ufa Scientific Centre RAS)的多张高像素图版,并准予我免费使用。

此外,我要由衷感激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兴康社长给予本书出版的机会,特别是编审府宪展先生的宽容与鼓励,在我一再逾期交稿的情况下,他仍然宽宏大度地告诉我:“你好好写,我可以再等。”这样的宽容与慈悲,令我铭感五内。本书在编印其间,曾晓红与盛洁两位编辑细心编校,在此也一并表示谢忱。

目录

自序·····	1
第一章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概说·····	1
第二章 19世纪以来古代欧亚草原重要考古发掘·····	23
第三章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生活概述·····	41
第四章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的墓葬结构与丧葬习俗·····	81
第五章 黑海地区斯基泰的历史与金器·····	123
第六章 大夏—月氏—贵霜宝藏·····	147
第七章 古代欧亚草原动物风格造型艺术·····	181
第八章 草原文化对中亚、印度的影响——以文学、艺术为例·····	221
参考书目·····	249

图版目录

第一章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概说

图一 欧亚草原简图·····	1
图二 金瓶上的斯基泰人物纹饰·····	4
图三 青铜武士像(线绘图)·····	6
图四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绘制的斯基泰王国及其邻邦所在位置图·····	22

第二章 19世纪以来古代欧亚草原重要考古发掘

图一 息姆米里墓葬遗存的铜马具(线绘图)·····	25
图二 黑海北部斯基泰墓葬重要考古分布简图·····	26
图三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 大型墓葬结构(线绘图)·····	35
图四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遗址内较大的石圈·····	37
图五 南西伯利亚 Aržan II 二号墓木造结构及金制马匹装饰物·····	37
图六 南西伯利亚 Aržan II 二号和五号墓以石头覆盖的表层·····	38

第三章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生活概述

图一 金瓶(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KO-11(1))·····	43
图二 金瓶(线绘图)·····	44
图三a 金梳子(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Dn. 1913 1/1)·····	45
图三b 金梳子(反面)(线绘图)·····	46

图四	头饰用金器(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KO-41)	46
图五	金瓶(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KO-11)	47
图六	马前额当颅金饰片(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1868. 1/8)	49
图七	金饰片(线绘图)	50
图八	铜制长杆顶饰(线绘图)	53
图九	铜制杆头装饰物(线绘图)	54
图十	以鸟头纹金饰片装饰的木碗复原后(线绘图)	56
图十一	以金饰片装饰成整只老鹰造型的木碗(线绘图)	56
图十二a	以六个马头的浮雕围绕而成的金杯底部外侧纹饰(线绘图)	56
图十二b	以六个马头的浮雕围绕而成的金杯内部纹饰(线绘图)	56
图十三	银角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KO-104)	57
图十四	带翼狮身金制角杯(线绘图)	58
图十五	安息王国象牙雕制角杯	59
图十六	镀金双耳银碗(线绘图)	60
图十七	金鹿(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1219)	61
图十八a	木杯的金制狼形把手(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243a-6)	62
图十八b	金制狼形把手木杯复原后(线绘图)	62
图十九	萨尔马特以麋鹿造型为把手的金制容器(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2213/13)	63
图二十	木容器两边原先所装饰的水平半圆形把手(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23, 24a, b)	64
图二十一a	狮鹫造型的金制长柄杓的柄(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237a, b, 238)	65
图二十一b	狮鹫造型长柄杓的容器复原后(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237a, b, 238)	65
图二十二	以马首为容器的把手复原后(线绘图)	66
图二十三a	组成熊形容器的6块金片(线绘图)	66
图二十三b	熊形容器复原后(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1-6)	66
图二十三c	熊形容器背面(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1-6)	66
图二十三d	容器的熊头装饰(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1-6)	67
图二十四a	金制胸饰(线绘图)	70
图二十四b	金制胸饰局部: 缝制羊皮衣(线绘图)	71
图二十四c	金制胸饰局部: 挤羊奶的斯基泰小孩(线绘图)	71

图二十五	金头盔(线绘图)	73
图二十六	萨迦贵族像(现代复原)	75
图二十七	斯基泰女贵族服饰复原后(线绘图)	76
图二十八	镶宝石虎鸟纹金饰牌(线绘图)	76
图二十九	鹰形金冠(线绘图)	77
图三十	圆筒形连带头罩披肩的头饰复原后(线绘图)	78
图三十一	圆锥形帽子复原后(线绘图)	78

第四章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的墓葬结构与丧葬习俗

图一	黑海北部草原现存最大的斯基泰坟冢 Necaeva Mogila (线绘图)	83
图二	黑海地区 Certomlyk-Kurgan 的结构剖面图(线绘图)	85
图三	黑海地区 Certomlyk-Kurgan 坟冢的外围平台建筑(线绘图)	85
图四	乌拉尔流域的 Fillippovka 一号墓凸起于地表上的坟丘(线绘图)	86
图五	金制鞋底(线绘图)	94
图六	墓主短上衣出土实况(线绘图)	97
图七	希腊祭祀用供盘(线绘图)	97
图八	模型树(线绘图)	98
图九	金带(线绘图)	99
图十	缝在紧身马甲前端的项链(线绘图)	100
图十一	手环(线绘图)	100
图十二	复原后的金冠(线绘图)	102
图十三	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五号墓坟冢结构横切面及被掩埋的盗墓穴	104
图十四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 由八具木制棺木所包围的中央墓室 (线绘图)	106
图十五	南西伯利亚阿尔赞平原上介于 Kurgan Aržan I 与 Kurgan Aržan II 之间的石板平台	107
图十六	装饰马匹所用的金鱼造型饰片	108
图十七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五号墓墓室上层以粗横木并排组成的 遮盖体	109
图十八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五号墓墓室第二层覆盖体	109
图十九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五号墓墓主夫妇出土时的情形	109
图二十	黑海地区斯基泰国王陵墓剖面图	114
图二十一	黑海地区斯基泰国王陵墓坟丘顶上所立的石人(线绘图)	114

图二十二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一带的古突厥石人像	114
图二十三	唐代突厥石人(线绘图)	115
图二十四	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二号墓室内的小幕帐(线绘图)	116
图二十五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五号墓金饰片披肩的出土状况	121
图二十六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五号墓出土的宽版装饰带	121
图二十七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五号墓出土的金项链	121
图二十八	南西伯利亚 Kurgan Aržan II 墓主夫妇衣着复原图	122

第五章 黑海地区斯基泰的历史与金器

图一	斯基泰与古代近东地区地图	125
图二	鸟纹构图金饰片(线绘图)	133
图三	金箭袋(线绘图)	134
图四	铜制马勒附属物(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Dn. -1903.10/1)	137
图五	木制马具装饰局部(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2179/222)	137
图六	箭袋上的金饰片(线绘图)	139
图七	圆筒形金器(线绘图)	139
图八	亚述圆筒印章上人与狮子搏斗纹饰(线绘图)	140
图九	国王与怪兽搏斗的纹饰(线绘图)	140
图十	金碗(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Si-1727 1/71)	141
图十一	银制双耳罐(线绘图)	142
图十二	金饰片(线绘图)	143
图十三	银制马额前饰(线绘图)	143
图十四	装饰有涡卷纹金饰片的斯基泰帽子复原后(线绘图)	145
图十五	铜镜(线绘图)	145
图十六	圆筒形金器(线绘图)	145

第六章 大夏—月氏—贵霜宝藏

图一	阿姆河宝藏中的手镯(线绘图)	151
图二	一号墓墓主服饰复原图	155
图三	二号墓墓主服饰复原图	156
图四	四号墓墓主服饰复原图	156
图五	六号墓墓主服饰复原图	157
图六	罗马金币(线绘图)	159

图七	安息银币(线绘图)	159
图八	印度金币正面(线绘图)	160
图九	印度金币反面(线绘图)	160
图十	安息王弗拉特斯四世(Phraates IV)银币(线绘图)	160
图十一	安息金币(线绘图)	161
图十二	希腊大夏国王 Eukratides 银币正面(线绘图)	162
图十三	八瓣花形纹饰片(线绘图)	164
图十四	金项链坠子(线绘图)	165
图十五	狮鹫玉髓石凹刻(线绘图)	166
图十六	脊角山羊雕像(线绘图)	167
图十七	戒面上刻有雅典娜雕像的戒指(线绘图)	167
图十八	戒面上刻有雅典娜雕像的垂饰(线绘图)	167
图十九	以小爱神骑于海豚上为造型的环扣(线绘图)	168
图二十	阿芙洛狄特与畜牧之神的雕像局部(线绘图)	168
图二十一	方形环扣(线绘图)	169
图二十二	大夏爱神像(线绘图)	170
图二十三	贵霜爱神像(线绘图)	170
图二十四	长方形环扣(线绘图)	171
图二十五	巴比伦伊什塔尔(Ishtar)城墙上的龙纹饰	172
图二十六	金腰带上的环形纹饰(线绘图)	173
图二十七	正方形金垂饰(线绘图)	174
图二十八	金剑鞘(线绘图)	176
图二十九	匕首(线绘图)	177
图三十	“统治者与龙”的垂饰(线绘图)	177
图三十一	人物双狮纹饰牌(线绘图)	179
图三十二	印度桑奇二号佛塔栏柱上的摩耶夫人浮雕	179

第七章 古代欧亚草原动物风格造型艺术

图一	镂空雕刻金饰片(线绘图)	183
图二	以公猪造型为把手装饰主题的匕首(线绘图)	184
图三a	析子孙父乙扁足鼎	186
图三b	析子孙父乙扁足鼎(局部)	187
图四	马鞍上的角制装饰片(线绘图)	191

图五	鹿形盾徽(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2498 1/35)	192
图六	土耳其石镶嵌的金鹿饰片(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2326/1.2)	194
图七	铜制袍服鹿形缘饰(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1293/198)	195
图八	木制身躯外包以金银的鹿(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藏, 831/1219)	196
图九	箭袋(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Ku-1904 1/28)	197
图十	装饰有个别单一鹿形动物纹饰片的圆锥形帽复原后(线绘图)	198
图十一	容器上的金制配件(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Sbr. IV, 5.)	199
图十二	银胎金片装饰的镜子背面纹饰(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Ku-1904. 1/27)	200
图十三a	马鞍(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1295/150)	201
图十三b	马鞍装饰图案局部(线绘图)	202
图十四	金制项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2492/32)	203
图十五	金制臂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Si-1727-1/55)	203
图十六a	亚丑方簋	204
图十六b	亚丑方簋耳部	204
图十七	剑鞘(线绘图)	206
图十八	狮马互斗造型的金带扣(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Si-1727. 1/5)	207
图十九	盾上的浮雕装饰(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Ko-120)	208
图二十	鸟首兽尊	209
图二十一	萨珊银盘上的森姆(Senmurv)怪兽(线绘图)	209
图二十二	萨珊或粟特水罐(线绘图)	209
图二十三	萨珊或粟特水罐(线绘图)	210
图二十四	银鎏金独角翼兽六曲盘(线绘图)	210
图二十五	乌玛雅王朝晚期的马夏塔皇宫宫墙雕刻纹饰中的森姆怪兽	211
图二十六	铜制食器(线绘图)	212
图二十七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金制羊形双耳器	212
图二十八	陈侯午簋	213
图二十九	人足兽鬃匜	213
图三十	铜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1654/1)	214
图三十一	木制虎形桌脚(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1684/40)	215
图三十二	金项环(线绘图)	215

图三十三a 以羚羊塑像装饰的手镯(线绘图)	216
图三十三b 以羚羊塑像装饰的手镯(局部)	216
图三十四 铜制顶饰器(线绘图)	216
图三十五 铜制山羊造型杆状物顶饰(线绘图)	217
图三十六 铜制蜷缩成团的猫科动物(线绘图)	218
图三十七 金制蜷缩成团的豹形金器(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Si-1727-1/88)	219
图三十八 铜制蜷缩成团的豹形金器(线绘图)	219
图三十九 轡具上的马形装饰浮雕(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Inv. no. 1685/151)	219
图四十 塞族虎形金饰(线绘图)	220
图四十一 狮子形金牌饰(线绘图)	220
图四十二 虎形金牌饰(线绘图)	220

第八章 草原文化对中亚、印度的影响——以文学、艺术为例

图一 秣菟罗佛像	230
图二 秣菟罗佛像	231
图三 犍陀罗石雕弥勒菩萨立像	232
图四 贵霜王朝菩萨像	233
图五 焚棺与举哀图	241
图六 涅槃举哀图	241
图七 古代粟特地区丧礼哀悼场面(线绘图)	242
图八 尸毗王本生壁画	243
图九 尸毗王本生壁画	244
图十 吉尔吉斯斯坦 Ak Beshim 佛寺龕楣	245
图十一 敦煌莫高窟第432窟中心塔柱正面佛龕	246
图十二 北周建德二年(573)造像碑(线绘图)	247

※ 以上使用自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的图片为 Vladimir Terebenin, Leonard Kheifets, Yuri Molodkovets 所拍摄。



第一章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概说



欧亚草原从贝加尔湖绵延至多瑙河畔，从黑海北部到中国长城以北，其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内蒙古、鄂尔多斯（Ordos）、北疆、阿尔泰山脉、巴尔喀什（Balkhash）湖地区、西伯利亚南部的明努辛斯克盆地（Minusinsk）、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山脉、里海和咸海地区、高加索地区和黑海以北乌克兰草原等地区（图一）。欧亚草原所涵盖的范围有部分与中亚地区是重叠的，因此，两地在民族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交融。



图一 欧亚草原简图。

依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古代欧亚草原上的民族由西向东大致上有以下几种:息姆米里人(K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萨罗马特人(Sauromatians)、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亚马松人(Amazons)、萨迦人(Saka)、伊塞顿人(Isedones)、月氏和匈奴人等。然而,上述这些古代草原民族,应该不是指单一的民族,而是由许多不同的种族、部落所组合起来的,这些名称,都是由古代历史学家或者是文学家对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相同或附近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总称。

一、欧亚草原民族的名称、语言和血统

古代草原民族以不断的征战为其生活特征,他们将优秀的射手组成一支非常机动的骑兵团,公元前1000年中期时,北伊朗人在阿契美尼德的铭文上被称为“Saka”(萨迦),而希腊人将之称为“Skythai”(斯基泰)^[1],这个希腊术语可回归到古伊朗语“Skuta”,此语根即“射手”之意。这表明对古代希腊人而言,草原民族的特征便在于其精良的骑射技术^[2]。而根据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 von Halikarnaß)之记载,希腊人称为“Skythai”的草原民族,其自称为“Skoloten”,有王者、高贵之意^[3]。古代希腊人称所有欧亚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游牧民族为“斯基泰”,而波斯人称所有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包括欧亚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为“萨迦/塞族”。斯基泰与萨迦族所说的语言可能和古代伊朗语有密切的关系,但从人类学来说,斯基泰和萨迦族应该不是同一人种;居住在东欧的草原民族属于欧洲人种,而阿尔泰地区的草原民族应该是欧洲和蒙古人种的混血^[4]。

古代希腊和波斯人之所以对这样一个广大地区的所有游牧民族给予统一的称号,是由于在这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因为相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相同的经济架构,而这使他们有着类似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而且当时这些游牧民族大都说伊朗语,也就是说所有游牧民族使用着类似的语言^[5]。除此之外,游牧民族逐水草迁移的生活方式,流动性高,常会造成部族与部族间的相遇,这种相遇有时是友好的,有时是敌对的,然而部族与部族之间经常的相遇便造成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再加上各部族间相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游牧文化。在浩瀚无边的欧亚草原里,地理上的距离不会造成彼此间的文化隔离,因为草原世界充

-
- [1] 中文“斯基泰”译名之音译很可能是依据“Skythai”这个字,而另一中译名“塞西安”可能是依据英文的“Scythian”。
- [2] Gernot Windfuhr, *The Iranians and the Sarmatians: A Note on Terminology*, in: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New York 2000, p.19.
- [3] Boris Piotrovskij,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Skythen im nördlichen Schwarzmeergebiet*, in: *Gold der Skythen aus der Leningrader Eremitage*, München 1984, p.15.
- [4] Ljudmila Barkova, *Die skythenzeitliche Archäologie des Altai-Gebiets*, in: *Zwei Gesichter der Eremitage — Die Skythen und ihr Gold*, Bonn 1997, p.59.
- [5] A. Abetekov and H. Yusupov, *Ancient Iranian Nomads in Western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II, Paris 1996, p.24.

满生命力,而交流更是活络,持久的迁移与相互间的文化影响,在草原世界里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很难去确定古代各个不同的游牧民族他们确切的分布地点,其原因除了史料记载的缺乏以外,就是基于游牧生活的特性,游牧生活是逐水草而居的,因此在同一个地区不同时代里就有许多不同的氏族居住过。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在生活上与文化上是如此的接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作家将不同民族与同一事件结合在一起,例如:在他们描述居鲁士对抗中亚的游牧民族这件事情时,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居鲁士对抗的是马塞格特人(Massaget);而根据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居鲁士对抗的是萨迦人(Saka);根据 Quintus Curtius 的记载,居鲁士对抗的是 Abiae;根据 Ctesias 的记载,居鲁士对抗的是 Derbices;然而依据 Berossus 的记载,居鲁士对抗的是 Dahae^[1]。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中国史籍对非华夏民族的称呼上,中国史籍所载关于中原以外地区的民族有:黄帝时之荤粥,殷商之鬼方,西周之玁狁,东周所谓的北狄和西戎,以及秦汉之匈奴,这些民族很可能也都属于居住在欧亚草原东段的民族。根据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考证:“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贱恶之意。”^[2]由此可见,对华夏民族而言,居住在古代中原地区以外的民族是“持兵器以侵盗者”,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对其称谓也是含混的。因此,要切实得知古代广大北方草原上,各地区各时代的族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同样的,对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3世纪将近1000年的时光中,居住在欧亚草原西段、黑海北部地区的斯基泰人的研究至今还有很多不解之谜。这是由于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史学家、作家对他们只作了片面的记载,而考古发掘也无法找出其清楚的文化渊源所致。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从人类学上来说,黑海北部地区的斯基泰是属于欧罗巴人种,我们可从出土自黑海地区金器上所装饰的斯基泰人物,例如:克里米亚(Krim)半岛 Kerč 附近 Kul'-Oba 出土的一件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金瓶上(全图请详本书第三章《古代欧亚草原民族生活概述》图一及图五)的人物造型纹饰一窥其外形及衣着(图二)。而其语言则是属印欧语系“古伊朗语”。斯基泰文化圈内的欧亚部族并非同一族群,这种现象尤其出现在欧洲的斯基泰上。虽然在斯基泰时代(大约在公元前8、9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图瓦(Tuva)、明努辛斯克盆地以及阿尔泰等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欧罗巴人种,但是此时在图瓦以及阿尔泰地区的贵族墓内也已出现一种蒙古的血统特征了^[3]。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旅游至黑海北岸,记载了住在斯基泰以东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萨罗马特,根据他的记载:萨罗马特族是斯基泰族的男士与阿马松族的

[1] A. Abetekov and H. Zusupov, 1996, p.24.

[2] 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上册,台湾:中华书局,1992年,34页。

[3] Andrej Alekseev, Die Skythen, Asiaten und Europäer, in: *Zwei Gesichter der Eremitage, Die Skythen und ihr Gold*, Bonn 1997, p.24.